韩振远专栏

匠人之名

匠人是民间的能人、智者,一生都在做同一件事,在不断重复、精益求精中,形成了独特的思维方式。有个词叫能工巧匠,一个匠人也许木讷、老实,但心底的缜密、机巧,是一般庄稼人所没有的。

农耕社会中的所有生活都离不开匠人,从生活起居、吃饭穿衣,到出行劳作,所用之物、所佩之饰、所操之具,无不出自匠人之手,他们的匠心巧思充盈着生活的方方面面,却很少有人从文化的层面去欣赏匠人。古人崇拜帝王,崇尚英雄,匠人手艺再精湛也不可能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文人苦思冥想,捻断数根胡须吟得一句诗,可能成为名家;大将沙场一声喝,舞枪弄棒,开疆拓土,可以封侯拜爵;就连伶人挥舞长袖翩跹起舞,也能得到满堂喝彩,成为角儿。匠人的一个饰件、一尊雕刻、一件瓷器,固然匠心独运,巧夺天工,可以成为瑰宝,却只能赢得对器物本身的赞美,人们收藏的目的是增值,追溯制作这件器物的匠人姓甚名谁,长什么样意义不大。用学者钱钟书的话说,他们只是下蛋的母鸡。若是一幅字、一幅画就不一样了,蛋好不好反在其次,关键是下蛋的母鸡名气大不大。

明代"浙派绘画"开山鼻祖戴进曾是个金银首饰匠。另一位明代绘画大师、"明四家"之一的仇英曾是个油漆匠。近代绘画大师齐白石原来是个木匠,先当粗木匠,做床椅桌凳和犁耙水车,盖房子,做立木,后当细木匠,用心琢磨《芥子园画谱》,练就一门精湛的雕花手艺。再后来成了画家,手里的工具由刨子、锯子换成画笔,身价立刻大增。尽管曾刻有"木居士""木人""老木""大匠之门""鲁班门下"印章,对自己的木匠身份留恋。想想,若不是换了行业,世上只有戴首饰匠、仇油漆匠、齐木匠,哪来这三位大师?

早在春秋时期,官府就要求工匠在所造器物上留下名号,所谓"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我也曾见过铁匠、银匠做好器物后,用钢錾留下自己的名号。泥瓦匠建成房子之后,则是由主人出面,请人将建房日期,工匠名字写在脊檩下的木板上。这种做法,已成工匠传统,延续了几千年,但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留下姓名的匠人只有一个人,即生活在春秋时期、后人称之为鲁班的公输盘。

传说中鲁班是天下工匠的祖师爷,心灵手巧,无所不能。在古代典籍记载中,他却笨嘴拙舌,处处受制,留下的并非好名声。《墨子》一书中记载,墨子多次与公输盘斗法,每次,公输盘都输得理屈词穷。最著名的一次是公输盘为楚国造云梯攻打宋国,墨子闻讯赶去,与公输盘进行了一次模拟战。结果,"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公输盘完败。若论制造器物,墨子根本无法与鲁班比,两人都制作飞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说"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蜚一日而败"。墨子用三年时间,好不容易制成的木鸢,只飞了一天就掉下来。鲁班呢?《墨子·鲁问》中说"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两人手艺高下立判。但是,一旦讲起道理,鲁班马上理屈词穷,嘴拙啊!造出"三日不下"的竹鹊,"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若翟(即墨子)之为辖,须臾刘(通镂)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谓巧,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意思是说,你做的竹鹊尽管好,但不如我做的车轴实用。我做的车轴能承重五十石,你的竹鹊能吗?这不是抬杠吗?墨子明明在偷换概念诡辩,他的弟子不光敬佩,还记之于书,传之于史。

我所知道的古代匠人还有两位。《庄子·天道》中记载,有位制作车轮的老木匠,以斫轮喻读书,让齐桓公折服。唐代大将郭子仪也曾遇到一位老泥瓦匠。郭子仪叮嘱他要将墙筑牢,他说:"几十年来,长安城里达官显贵家的墙都是我修的,只见院里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我修的墙却从没有倒塌过。"老泥瓦匠的几句话,让身经百战的郭子仪浑身直冒冷汗。

这位老泥瓦匠说出了自己经历过的事,启发了郭子仪,同时,也说明了匠人的一个基本特质,即凭借过硬的手艺,留下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不是巧言令色、博取虚名。这可能就是史书中很少留下匠人名字的一个原因吧?

春天

(组诗)

王妍丁

春天的花朵

收到你的,马蹄莲
我是多么开心
连绵积雪已经消融
这干燥的北方
我真想放开自己歌唱

在你穿过的路口
不再有任何的犹疑
要么做一只鸟巢
离你的世界更近
要么我就立志
成为你

悄悄的
不管向南还是北
遥望那一缕霞光
都将是我的
幸福

雷鸣

春天临近
突然想到那件,墨绿色的棉麻衬衫
在衣柜的最上方
灰尘到底是灰尘
一股撩人的甘草味
有多久了,我以为早被它忘掉了
原来,它还在那里

这个阳光分外明亮的早晨
它兴致勃勃地跑来,敲门
一下又一下
这隐藏在春天的重锤啊
我要压着那风
让它再甜蜜地擂上一会儿
直到我能够确认那
有着黑眼睛般的
雷鸣

春天的旅行

旅行把我带离了北方
一天一夜
沿途已失去昨天的风景
火车像钻出地层的蚯蚓
整个春天仿佛都在加速
我想到一个并不陌生的词

快跑去哪里呢
而那里是否就是我们的目的地
一条孤单的小鱼
举目无亲的小鱼
身上只带着唯一一滴水
取自大海的水

春天不再需要擦拭
一块不再需要擦拭的玻璃
我却要保持与它的
一段距离

永远的春天

屋檐等来了春雨滴答
屋檐是幸福的
老树等来了新枝发芽
老树是幸福的

我虽没有等来你
我也是幸福的

因为在我心底
你不光是春雨,新枝
你还是我一生必定要驻守的
种种温暖

报春的桃花

有情有义的
女子
你比五月的繁花
美丽

贫贱夫妻
富贵不能淫
一颗心
总是含羞带笑

有朝一日
即使扑地为泥
也不贪一分红尘
更不担虚名半分

透过报春的桃花
我看见几近失传的典范
它在风雨飘摇的枝头
静悄悄

城市笔记

闫耀明

阳光

阳光穿过玫瑰园,如一个晴朗通透的人无声地走过。

我听不到他的呼吸,却感到有什么东西在撞击我的额头,如同一种醒目的敲打,让我也变得明亮。那些喧哗的忧伤便纷纷离开,如飞奔而去的小白狗。

我行走在玫瑰园的小广场,步履坚定,因为小广场后面的第三栋楼,就是我的家。

我看到家的每一个角落都阳光一般鲜亮。

龙背山

这里地势高,站在山上的凉亭里,可以俯瞰新城区。

此刻,我就站在这里,站在叫作凉亭的风景里,打量着眼前众多的街道和高高低低的楼房。我觉得这场景很好看,那些略显单调的景致,在阳光下正闪着亲切的光芒,让我的眺望变得意味深长。

龙背山公园,是市民喜欢的一个公园,依山而建。多年前,修建这个公园的时候,我曾到这里参加义务劳动,也就是说,我在这里流过汗水。这让我对龙背山公园的喜欢又增加了一层。

事情就是这样,既简单又复杂。

更有趣的是,我似乎看到在很远很远的某一栋楼房的某一个阳台上,有人正在远远地望着我。

多好!我成了别人眼中的风景。

成为风景的我没有注意到,就在我站在凉亭上独自思索的时候,我身后的花朵正努力地盛开。

一棵树

路边是一个小小的花园。

其实,这个小花园算不上是一个花园。因为它太小,面积大概只有一间房子那么大。同时,在有限的空间里,零零星星地开着几朵浅紫色的小花,还有一些并不茂盛的草,安安静静地绿着。

但这个小花园却十分奢侈地拥有一棵树,就站在一角。

那些花花草草就显得更加无足轻重,因为树的存在。

巧合的是一个女子领着她大概只有五六岁的儿子在路边走过,他们母子也在看这个小花园。我听到小男孩高声告诉妈妈:"孙悟空的金箍棒!"

我看到小男孩的手指指向那棵树。

我冲小男孩笑,无声地笑。因为我喜欢小男孩的话,像喜欢一句诗那样。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应该有一棵这样的树,可以把自己支撑得更高一些。

日落

城市的日落普通,没有办法和湖边的日落、山峦的日落相比。

心里有了这样的主观判断,就觉着城市的日落黯然失色。

此时,我站在龙湾大街的一侧,站在一棵叶子宽大的树下,望远处那一团红。红的周围有坚硬的楼房的一角,还有高高耸立的脚手架。

这算不算是一景呢?我看不出有什么特别。

没有特别,就没有风景。

但我眼前的日落,我还是喜欢。没有风景的地方,依然可以打动人。我看到楼房的一角与脚手架形成了一个奇妙的夹角,工业文明的线条在日落的那团红的映衬下呈现出不一样的效果,仿佛将时间一点点剪切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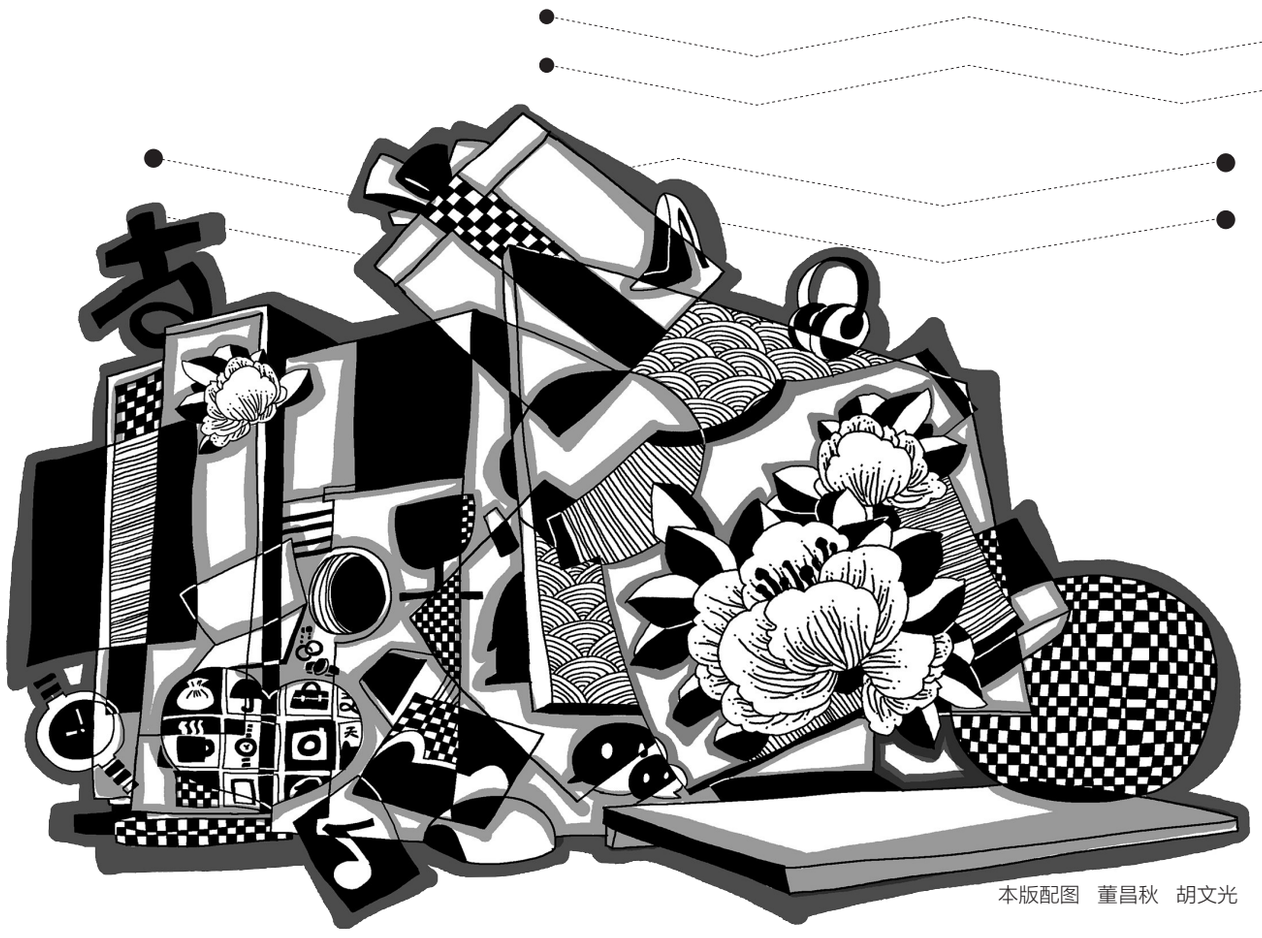
时间被剪掉了一角,日落了,天暗了。

天暗了,我身边行驶的车子打开了车灯,向前流。

我看到了时间离去的背影。

黄昏在城市无边无际地降临。日落带走一些风景,日落又把新的风景推送到我的面前。

我无声地笑笑,一副很满意的样子。



本版配图 董昌秋 胡文光

微小说

谷雨

段锡民

谷雨这天,岳娟开着电动三轮车去镇上买化肥。办完事后,车头一扭,拐到了邹静开的超市门前。

岳娟跟邹静都是杏花村人。俩人从小学到高中都同班,关系好得没法说,买个裙子、买双鞋都选一个样式的,上学一起走,进城读书后一起挤班车回家,连溜出校园吃鸡蛋饼、辣串这类事都搭伴同行。上世纪80年代大学不好考,俩人都落榜,回家嫁了人。邹静嫁给镇里计生办职员小陈,岳娟嫁给了本村的帅小伙儿小耿。如今小陈已成老陈,当了副镇长;小耿变成了老耿,在家里养牛。岳娟、邹静也已过了50岁,脸上有了皱纹。可俩人的友谊一直维系着。赶集时见个面唠唠嗑,或选个周末聚聚;后来打电话方便了,就煲电话粥,发短信,再后来有了微信,更方便了。

毕竟是女人,小心眼儿还是有的,尤其是岳娟,啥事儿都要跟邹静比一比。老公不是干部,可模样比小陈养眼;房子没在镇政府所在地,但在本村盖的临街三层小楼,宽敞得可以唱戏。闺女没像邹静儿子一样考上211大学,可身材好,长得漂亮。就连给儿女起名字也要比比,邹静给儿子取名陈超群,岳娟就给女儿取名耿越秀。不过这种小心眼儿是暗的,嘴上不会说,不仅不说,唠起嗑来还会有意贬自己抬对方,而且这种比较不影响友谊,甚至还成了过日子的劲头儿和动力。

进了超市,恰好邹静有闲,就唠了几句,不一会儿话题自然过渡到孩子身上。邹静说:愁死我了,臭小子大学毕业,依我跟老陈的意思,回来考个铁饭碗,稳稳当当过日子多好?可他不干,要自己创业,业没创出甜酸,倒搭进去不少钱。岳娟拍一下大腿:知足吧,你!超群好歹还知道干正事,我那闺女,气得我快吐血了!学个破营销,工作不好找,给人打几天工就跑回来了,宅在家里,整天掐个破手机看,眼睛都快看瞎了,我就纳闷了,手机能玩出花来?能找到男朋友吗?能混出工作吗?能挣钱、能当饭吃吗?

隔了几天,邹静突然托人来提亲。岳娟说好啊,爽快地答应了。扭头问闺女的意见,越秀眼睛在手机上黏着,只回了个"嗯"。看来俩小家雀早瞒着父母在网上好了。鬼丫头!

订婚很低调,两家六口人在饭店举行了个简单仪式,按当地风俗交换了信物,然后吃饭。越秀、超群匆匆扒拉了几口饭,就跑没影了。两个当爹的大度地说:让他们玩去吧,咱们消停地说说话。岳娟盯着闺女的背影说:除了玩手机,一点正事没有,亲家,你们以后多担待吧。邹静笑嘻嘻地说:不准再贬我儿媳!放心吧,长江后浪推前浪,他们比咱们强。

订婚宴后,越秀不着家了,整天往镇上跑。岳娟以为她是找超群去了,也不多问。

一天中午,越秀回来了:妈,我们要租用咱家临街这几间房子,做快递收寄点。

岳娟愣了:我们?租?自家房子,拿去用呗。闺女说:那不行,得签合同,超群他妈投资注册了个电商平台,承接咱乡北片8个村的电商服务,我是经理;你若想帮我,就把这几间房子装修一下,我们太忙了,这是图纸。见老妈还愣着,她又笑笑说:放心吧,妈,我们这是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咱县是试点县,政策优惠,差不了事。我们的服务会很规范,你看,我们是连锁经营,外墙室内装修都是统一规格,招牌、广告牌统一制作,办公用品、电脑、运输工具统一购置,宽带统一安装,人员统一招聘。

岳娟眨眨眼,明白了:太好了!行,妈帮你。

越秀匆匆地走了,岳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给邹静拨电话:这大事瞒着我,不够意思!钱够不,我这儿有,算借算入股都行,算闺女陪嫁也行。邹静爽朗地笑:好啊,这可是你自个儿硬往贼船上挤哦。

几天后,电商平台开始运营,生意很红火。邹静还给越秀买了辆"半截美",回家、接送货都方便。

端午节前两天,越秀、超群结婚了。婚宴上,岳娟悄悄地对邹静说:你真行!这主意真不赖,俩孩子有正事干了,还都在眼皮子底下,多好啊!邹静笑了:我只出出主意,事儿都是孩子们干的,再说,这主意说起来还算你出的啊。

我?岳娟睁大眼睛。

谷雨那天,咱俩在超市唠嗑……当时镇里正招商,受你几句话启发,我才想到办这事的,嘻嘻!你看,这手机、电脑可不就玩出花来了?

你行,老同学,我算服你了!岳娟说。